

只要是攸县人,一听到说八十张,便要莞尔。那笑是轻浅的,迅捷易逝,却又是明了的,张扬得意。这发自内心诡秘的一笑让外地人好奇,如同置身云里雾里,愈加莫明其妙。便抑制不住发恼,嚷:笑什么笑,笑死呀?攸县人就呲牙咧嘴,把怪模怪样丢弃了,哈哈大笑:八十张,还不知道呀?昨天跟你讲过的,就是攸县纸牌呀!

纸牌,牌面上印着从一到十的数字,大小各四,共八十张,别名亦由此而来。因牌上写的都是字,正面没有图案,故又叫字牌。还有人送一个雅号:“80号文件”。张三问李四,王五干么去了?答:在学习“80号文件”。问的马上意会:在与人打纸牌。便说:耍得好!

以前,八十张确实是纸做的,一边印了顺眼的花纹图案,一边用古旧仿宋体印上大意、小一这些汉字。现在的纸牌不用纸做了,用塑料,叫法依旧不改,难得的是,那塑料抓在手里的感觉也依然是纸,这便要喟叹制作工艺的不凡了。

家里家外八十张

从城镇到乡村,攸县人家里没有不存放一两副纸牌的。没事的时候,扯开桌子就架场,四人打,八人看,一家人就让这八十张安稳下来。上场的是大人,看的多是小孩。眼尖、记忆力好的小孩子看得一年半载,成牌精了,身后指指点点竟做起军师来,常惹得人笑。牌打到紧张时刻,蚊子都没得叫,紧张的人,手握纸牌,大气不敢出,糊了,才啪一声将牌往桌上一摞,或大声喊,或小声唤:大柴哟,你也认得我!这人打的是嵌大柴糊牌。四张大柴,桌上已见两张,望眼欲穿之际,谱上出了一张,让他糊牌了。耍牌做庄之际,赢钱人仍然得意:我就知道谱上有!下手却说:我抓着我糊的,我糊大柴拾……

遇到逢年过节,更热闹,一个大家庭,可以摆几桌。有玩五毛一碰的,有玩块钱一碰的,有玩两块五一碰或者更大一。要是玩得大了,家长就发话:玩下子,不搞大了,最大玩五块!玩大的那桌不得不将标准收低了。家庭玩牌,真的以玩为主,一般打小牌,输点,赢点,都是平常事,不在鱼碗在肉碗。但既已上桌,输钱必较,牌桌无父子,大家心照不宣。辈份大的若想在牌桌上倚老卖老,绝对没有市场。长者年岁大,眼耳不太济事,反应慢点,动作迟点,这些是可以忍耐容纳的,无非是把玩的节奏放慢些,能让长者尽兴就好。

家里来客人了,最看得起的事是招呼客人打好牌。客人玩得成一桌更好,若三缺一,主人定要垫角的,除非另外喊得到角子。来客无牌打,是主人家最大的冷落。有的人去做客,本就是冲着那牌桌的,吃喝倒在其次。做客的事,这人早几时就惦记着,行动上做了预备。该干的事早干妥,该备的钱口袋里兜着,甚至刻意睡饱觉,养精蓄锐,以逸待劳,力求打胜仗。日子到了,早早的便去做客,谁知主人家没能领会其意,只顾招呼泡茶闲扯,做客的便无聊至极,连打哈欠。也有确实事多,须忙忙忙那的;也有故意怠慢,挫挫来客锐气的。后一种情况最让来客尴尬恼火,但只能干憋着——做客打牌,习俗上最忌客人过于主动——吃过饭了,主人仍然表现得沉静从容,对打牌一事索然寡味,那不管你有意无意,还是先走人吧!没牌玩,怎留得住住客啊?

亲戚朋友的走走聚聚,有各样名义,于许多人而言,核心却是玩好那八十张。红喜事自不必说,白喜事本应顾忌的,毕竟带有娱乐成份,与悲戚气氛不相符,但借口挺硬壮:老人生前是牌精,不会有意见的!又有人补一句:过两天就要上山入土,不陪陪他(她),才会责怪人呢!牌桌就在灵柩旁边,小七大的叫,一吵整个通宵。先前,人家老了人,入殓时,随一副纸牌在棺木里,让老人在极乐世界有牌打,有乐子寻,日子逍遥易过。现在不了。若是专门打牌去了,哪有心思顾家、护家、庇佑后代子孙?于是不随了这八十张,怕先人沉溺耽搁了正事。

到老犹爱八十张

老年人尤爱这八十张。街头巷尾,农家厅屋,几个老者围拢一桌,切磋牌艺,是常有的情景。打得小,玩一场,输赢几块钱,最多几十块。没有总赢,没有总输,玩者早把输赢看成平常事。耍牌,抓牌,插牌,发牌,活动了手指,强脑健身;考虑出牌,设法糊牌,动了脑筋,防止老年痴呆;出来走走,活动活动,几个老伙计碰碰面,打个闲讲,舒畅了身心。这些都是后辈人鼓励老人适当玩牌的依据,也不忘提醒适可而止,不应过度。

提醒归提醒,不过度可以,玩总要尽兴。有个老伙子一时找不到牌伴,一个人玩,腰牌做庄,一张桌子管四方,抓四个人的牌,轮流帮其他三方出牌,一切出于公心,不偏袒任何一方,直至糊牌。热天赤膊,冷天桌下有电炉,常常围着桌子打转,不亦乐乎!有一对老对手也是缺玩伴,两老玩。做庄者洗牌之后,腰牌者先伸手拿一部分,再腰好抓牌,与四人共玩一样的打。也打钱。有时为一个差错或一个过节或扯个小孩,俩个争执起来,居然大声吵吵,面红耳赤,有互争个清白决不罢休的势头。有个老者八十好几了,肺功能衰竭,病根导致脑部缺氧,说糊话是常有的事,出口的一般是:大攻,小三,我糊了……英武一世,几多要说的,全不记得,意识里只剩下那八十张。

一个老太太八十岁了,还健旺得很,眼睛又精明,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。有次,孙子用粉笔在地上写个“壹”字,问她:什么字?看了半天,终于摇头,说:给你读大学是让你为难奶奶的吗?孙子笑,从八十张里翻张大“壹”给她,问:这什么字?壹!谁不认得!做奶奶的飞快给出了答案,做出这么易认的字还难住我的神气。一家人哈哈大笑。孙子把那张大壹扔到地面写的那壹字上面,说:奶奶你看。老太太这才伸出一个手指来,要戳孙子的脑门:你们行!捉弄起我来了!老太太儿子在长沙经商,置了大屋,几次接她去长沙住,死活不肯。问她何故,答曰长沙无牌玩。人家说:长沙也有纸牌打哩。她说:听不懂话。看来还是老地方、老伙计、老“手艺”留得住人。现在,儿女拿钱给老老老娘,不说给生活费了,干脆说:给你打牌!一沓艳红红票子接住了,袋里兜着,脸上漾着笑,心里明明白白:怎会全用来打牌!

民俗文化

此生难忘八十张

说说攸县的纸牌文化

铁古脑



在攸县,老年人尤爱这八十张



从城镇到乡村,攸县人家里没有不存放一两副纸牌的

八十张的主战场

相比在家里玩,攸县人更喜欢在外边学习“80号文件”。早些年,入酒店旅店玩牌的多,地方隐秘,牌局变赌局,性质味道就变了。一些流氓、恶棍、街痞、打手、高利贷者如同苍蝇闻到了味道,混迹其间,一些人走火入魔、失去理智,一些人轻信人言、落入陷阱。一时间,有倾家荡产的,妻离子散的,寻死觅活要跳楼的。八十张,导致黑的恶的丑的同流合污,本应平静祥和的地方藏污纳垢。正义不伸张,邪恶便要遮天蔽日了。一轮一轮的打击整顿之后,那些阴暗处的赌场赌局基本消失,还了人们本该有的朗朗乾坤和清正风气。

但八十张仍然是要玩的,给攸县人玩八十张,如同给封闭的房子开个窗子,不至于让里面人窒息而亡,这就有了开在街口、巷口、小区旁边、村民聚居之地

走出攸县的八十张

庭培培训班一样,教会了十余人八十张技法。便对老公说:老信你的生意成了,因为昆明留得住我了!老公知其脾性,说:正事冒得!老婆婆:谁说这不是正事?

又有一攸女,芳龄十八,跟着爹爹在西安做包包生意,批发零售各类皮包皮箱,喜欢上了对面摊子上的一高大英俊青年。见爹爹发牌,便怂恿:带徒弟弟。爹问:带谁?妹子笑而不答,朝对面努嘴。爹便收了对面几个人做徒弟,之后,充当教练的却是这妹子。她的企图终于得逞,两年后,那英俊后生不仅被她调教成一个八十张好手,还调教成乖顺体贴的好丈夫。

攸县人在全国各地打工经商,收获财富和成功,也不忘做攸县纸牌文化的播种机。八十张跟着攸县人走南闯北,让外地

人探究了它的神秘,领略了它的神奇,以及适度玩乐的妙境和沉湎于此的悲催,也让外地人知晓湘东,知晓攸县。从真正意义上认识攸县人,认识攸县独特的民俗文化。更重要的是,八十张还让他们从中汲取到为人处事的智慧——逆境中善于等待时机,平庸时善于制造机会,顺境里可以顺势而为。

从牌桌到手机,八十张衍生出来的喜怒哀乐早已沉淀于当地的风俗习惯,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蕴早已融入攸县人的血脉。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yhy83@163.com

株洲往事

情丝一缕湘天桥

鲁新民



如今静谧安宁的天桥街一隅

在株洲市北端株冶生活区的辖域里,有段老旧的公路穿城而过。它北起株冶俱乐部,南至湘黔铁路上的水泥跨线桥,全长不到一华里。然而,它却有个霸气的名字——湘天桥。

据传,湘天桥这地名,并不是地邑传统村落之名,而是湘黔线上那座小小的跨线早桥。当年它被那些外地的施工者誉为湖南的天桥,故称湘天桥。上世纪50年代,湘天桥曾是株洲经白石港往白马垅、株易路口去长沙、湘潭的唯一汽车路节点。其不远处坡底,还有个从京广线分岔出湘黔线的第一个小火车站,时称清水塘乘降所。

最先的湘天桥不过是一处马路集市,但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,它便逐步成为了清水塘工业区的生活基地核心。它的周边,先后建起了株冶、株化、湘氮等一批大型企业,还有铁路机务段以及湘安、五公司、二公司等一批基建和设备安装队伍,进而带动了大批地方建材、化工、纺织企业的诞生。它的成长与东北发现大庆油田而有大庆市,西北有导弹研究而有东风航天城一样,历程相似,仅规模不一。不过,江南的秀美以及地邑农耕文明的发达,使湘天桥的光芒被株洲中心城区所笼罩。

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来说,他们对湘天桥的感情,就像过滤的情怀,凝固在青春的岁月中。计划经济时代,湘天桥最为牛气的是当地的剧院、新华书店、邮局和照相馆,其影响力辐射到湘潭的十里冲、湘江边的霞湾以及大冲、报亭、白马垅、荷塘、横塘、长石、铜塘湾、喻家坪等周边地方。要知道那个年代,看场电影(周末除外),买本新书,挂号长途电话,照一张相,此处唯有湘天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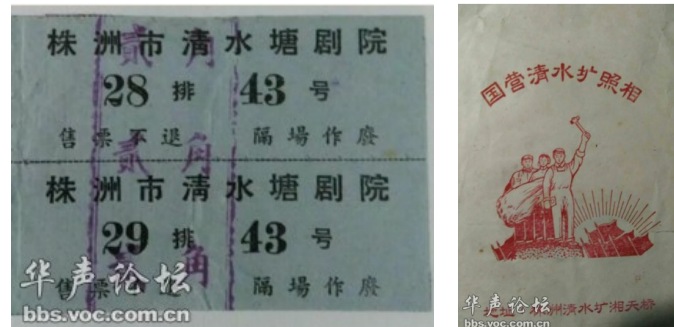
湘天桥流行三种口音,但能和谐共处,交流并不困难。一是本地话,这里旧为湘潭县三区区域,其语言以易俗河、马家河口音为基本,乃正宗湘潭话。说“芹菜”为“富菜”;说“辣椒”为“斑椒”;说“什么”为“姨婆”;称“小偷”为“窃桔子”。二是北方话,操北方口音的大都是沈阳、大连、锦州等地来株洲支援工业建设的工人、干部和工程师、技术员,还有一些河北、山东来的南下干部。他们携妻带子,刮起了一股浓浓的京腔风。星期天的上午,他们三三两两来湘天桥买菜,开口一句“白菜一斤多少钱?”字正腔圆,还有点大大咧咧的感觉。“五分钱一把,一斤有多呢。”本地农民总是怯生生的回答,嗓子还总挂住北方的卷舌音。三是塑料普

通话,说这类语言的人数最多。他们基本是湖南各地招来的新工人。1957-1959年大跃进,招工进了一大批农民进城当工人,1964年又陆续进了一批城市待业青年,1969年后下乡知青成批进厂。这些人以长沙方言为基调,吊着一口变味的普通话。若是他们三五五个老乡一起,叽叽喳喳,热情地交流着什么,湘天桥人一句也不听不懂,如平江人、祁东人、宁远人等。他们只有汇集到湘天桥,深藏家乡的口音,艰难地说起变味的普通话,交流才无障碍。至今,这种塑料普通话经几代外地人普及,仍在株洲城市流行,并冠以株洲普通话之名。

依托湘天桥卖菜或做点小生意干一点临时工的乡民,口袋里慢慢有了银子,开始向往精神生活。某日,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卖完小菜的本地婆婆,在湘天桥照相馆门口放下竹筐,理了理花白的头发,朝柜台内一女士说“同志,照相是在咯里挂号吧?”女士忍俊不禁,连忙很夸张地应答,“是咯里挂号呢!拿了挂号单上楼照片,三天后来取片子。”

湘天桥的剧院以清水塘命名,那年放映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,硬是半个月人潮如流,灯火不熄,白昼不分。湘天桥周边的大企业都有俱乐部,可以看电影,但只在周末放映。而湘天桥的剧院是盈利性的,白天晚上均有电影,而且新电影优先。就凭这得天独厚的条件,它给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提供了多少来回路上谈情说爱的机遇。湘天桥的邮局除了收发信件,最显赫的功能在长途电话营业。上世纪70年代,要挂号一个长途电话,除了登记交费,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,而且信号微弱。电话亭中通话人的共同特点是脸红脖子粗,声音像吵架。我也曾见到过一个从湘天桥打往东北的长途电话,对方是株洲派往哈尔滨的出差者,是个衡阳人。这边讲了许多,那边只是“嘛解,嘛解”,嘛解是衡阳人说“什么”的意思。气得打电话者连声叫苦“她奶奶的,花了八十块钱,就买了几个幺拐”。

休息天,清水塘工业区的青年工人流行找老乡、同学聚一聚,聊聊天。也有些单枪匹马招工来的或性格内向的青工,没有同乡同学,怎么办?他们就逛一逛湘天桥,看看来往的人群。回到单身宿舍,旁人问:“去看老乡啦?”“是啊,去看老乡了,我的老乡就在湘天桥。”回答总是这样无懈可击。



湘天桥的剧院以清水塘命名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湘天桥照相馆的照片袋